

鸭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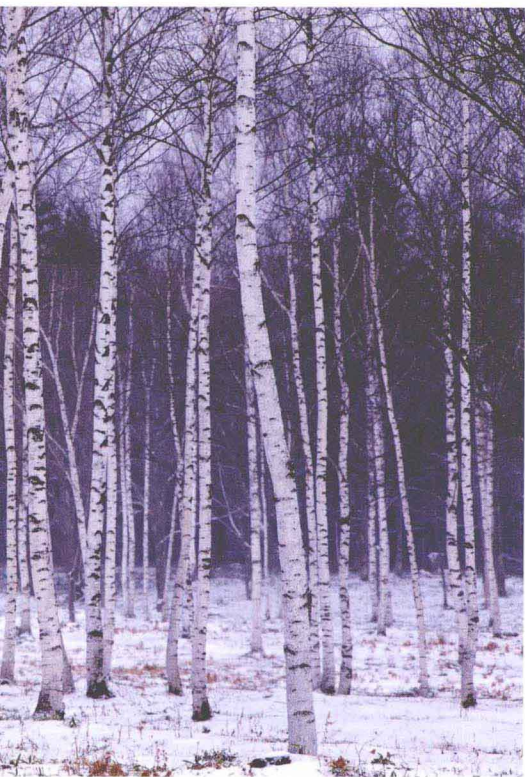
上篇



鸭子河畔燃尽青春烈火，时代彼岸看彻岁月封尘，
一幕幕人间悲喜谱写了特殊年代的隽永史诗。

无法复制的知青人生
难以磨灭的绝版回忆

老阳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鸭子河

上篇



老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鸭子河·上篇 / 老阳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08-2324-4

I. ①鸭…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8550号

鸭子河·上篇

作 者 老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4

字 数 196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324-4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子

冬日里的一个午后，我跟毛子在三亚湾的海滩上不期而遇。

当我们彼此都辨认出对方时，两个年逾花甲的人紧紧地抱到一起，失声痛哭，不能自持。

在这以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们都脱离了各自跟随的旅行团，天天到这儿来，漫步在尘世浮华的海滩上，吹着万缕千丝的海风，望着沧浪滚滚的海洋，述说着阔别四十多年来各自风雨沧桑的经历。

然而，我们最多的还是回忆鸭子河，沉浸在那段回肠荡气的青春时光里。

我们为左琳祈福。祈望她的在天之灵无忧无虑。祈望她早日复生。她今生太可惜了。

我们也为王旭文祈福。祈望他的英灵得到上苍的庇护。祈望他的下一轮回能成为一个威风凛凛、保家卫国的大将军。他今生太委屈了。

从那以后，我就萌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把鸭子河的故事讲给世人听。

鸭子河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普通得再普通不过了，而在今天，却离奇得不可思议。普通和离奇之间隔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

光阴的背后有两样东西——变和不变。它们推着光阴走，就像人的两条腿，车的两幅轮子。它们的对立统一推动了前仆后继的人生，推动了滚滚向前的历史。

等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一颗汹涌躁动的心安宁下来，跼着脚，轻轻地走回到四十多年前鸭子河的岁月……

第一章

鸭子河的故事开始于公元1968年的秋天。

这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洪亮的、庄严的、豪迈的语气宣布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震惊世界，也给中国历史增添了几页萧萧易水的篇章。

第一件事是：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向已经瘫痪了的市政府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仿。转眼之间，“革委会”犹如变幻了的风云一样执掌了一切权利。人民日报将这场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赞誉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大凡造反，无不都遵循同一种规律：造反的时候主张混乱，越乱越好。一旦掌权，则主张秩序。“革委会”成立后便相继提出“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旨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口号。

在这之前，全国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抄家、武斗、批斗成为社会生活的三大主要内容。城市里几乎没有一座完好无损的建筑物，到处是武斗留下的痕迹。玻璃窗被打得七零八碎，门被大卸八块，断壁残垣上涂满了标语，尽是些“打倒谁谁谁！”“誓与谁谁谁血战到底！”之类的豪言壮语。工厂停工，商场停业，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就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都被作为“旧公、检、法”统统砸烂。

无所事事的人们在革命的口号下聚集起来，浩浩荡荡、排山倒海。

他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大楼和政府大院、跳忠字舞、热泪盈眶地迎接那颗来自非洲的芒果……

当这一切都不足以发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砸、抢。

那时候，群众任意组成红卫兵战斗队。红卫兵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抓谁就抓谁。把人抓到卡车上游街，用高音喇叭公布他的“罪状”甚至隐私，按住他的头，往卡车的铁梁上撞，撞得鲜血四溅、鬼哭狼嚎。军工厂的枪械失控，大量外流，坦克车开到大街上，大规模武斗一场接着一场，死伤无数，无休无止。

天下大乱。

那场动乱没有漏掉我的第二故乡——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个新兴城市。她的繁荣借助于1896年中东铁路的修建和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前者是沙俄的悍然入侵，后者则是白俄的仓皇逃亡。前者是俄罗斯冒险家跟随端着枪、举着刀的士兵昂首挺胸地进驻，后者则是俄罗斯往日贵族失魂落魄的迁徙。

数以万计的俄国人携带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和他们的智慧开始了对

哈尔滨的重塑。浪迹天涯的人总是希望上帝与他们同在，于是，他们首先建造教堂，一口气建造了七十多座。有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东正教堂、犹太教堂，林林总总，琳琅满目。

不幸的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文化遗产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被“文化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进了历史的坟墓。那些教堂荡然无存了。

随着教堂钟声的消逝，俄裔裹挟着他们的钱财挥泪而去。

有一座特别宏伟的教堂坐落于哈尔滨市中心一条最宽阔的马路的十字路口。这里正好是道里、道外、南岗三个行政区的交界点。这座教堂的名字叫圣·尼古拉。它属于东正教，也叫希腊正教。

圣·尼古拉大教堂的形状是由多边形组成的圆形。它的建筑风格脱离了东正教派传统的框架，但保持了这个教派的本质特征而不与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教堂混同。它是脱俗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它的建筑材料完全是木头，就像中国古老的寺庙那样没有一根钉子，完全是能工巧匠成就了木头与木心心相印的契合。它的底座直径有90米，往上渐渐加宽，然后以圆拱形状向中间收拢，形成一个扁圆的穹顶。教堂的外墙涂着古铜色，门窗镶着红、蓝、黄三色交织的花纹玻璃。它庄严而又柔和，清新肃穆而又富丽堂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遗产之一。

文字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圣·尼古拉大教堂的精华，她的绝妙之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道里区是俄国人的聚居地，建筑是欧式的。南岗区是日本人的聚居地，建筑物多为东洋风格。道外则是中国人的聚居地，当然一切都充满了中国特色的乡土气息。

这三种不同文化所形成的风格各异的建筑恰好在圣·尼古拉大教堂交汇。

不可思议的是：这所教堂在视觉上竟然把三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建筑揉入和谐

的一体。它巧妙地融合了多元的文化。

它的钟声安慰着这个多元城市的生灵。

1967年的一个早晨，一场暴风骤雨刚刚平息。有一个人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谣言——圣·尼古拉大教堂是苏联特务机关。于是，几百个红卫兵就拿着斧头去拆它。他们拆不动，就放了一把火。圣·尼古拉大教堂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40年之后，我故地重游，看到圣·尼古拉大教堂的遗址几乎还是一片荒芜。人们告诉我：在这40年之中，这块地面上已经变换了十几种版本的建筑，但没有一个是和谐的、融洽的、顺眼的。所以，建了又拆，拆了又建，至今荒芜。我问：为什么不恢复圣·尼古拉大教堂？答复是：想恢复，没成功。

聪明的哈尔滨人复制一个气势恢宏的索菲亚大教堂是那样得心应手，而复制圣·尼古拉大教堂却为何成为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掩盖了历史光华的不是时间的尘埃而是上帝的眼泪。

在我的中学校门前有个公交车站。有一天，一辆无轨电车在此停靠时发生了一起殴斗。有一个乡里乡气的中年男子上车。他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电车的踏板，另一只脚还悬在电车与地面之间。就在这当口，他向售票员咨询他要去的地方应该在哪里下车为好。售票员不耐烦了，大概是瞧不起这个“乡巴佬”，于是将几句难听的话甩给他。乡巴佬受到歧视，就针对售票员的恶劣态度提出严正抗议。不料，售票员盛怒之下，飞起一脚，把他踢下车去，翻在地上。

这位售票员是一位凶悍、生猛的女士。她一脸横肉，肤色黑暗，眼睛大而凸出，放射出不可一世的锋芒，前额一排齐刷刷的刘海儿，身着一件作战服那样的军用短夹克衫，虎背熊腰，盛气凌人。

最要命的是：此人穿着一双锃亮的、坚硬的、毫无弹性的高筒皮靴。她一

脚下去正踢中那倒霉鬼下身的要害之处。只见那人惨叫一声，就四仰八叉地倒在站台上。他身体随即缩成U字形状，两手紧紧捂住下身，连哭带嚎，一声高过一声。

车上车下沸腾起来，乱成一团。

这时，一个年轻的、英俊的、威武的红卫兵涌上前来。他大吼一声，压住了七嘴八舌、纷乱无章的观众。这位见义勇为者身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扎着皮腰带，鲜红的袖标上印着“纠察队”的字样。

他向售票员发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

有道是：一物降一物。那悍妇在红卫兵面前顿时灭了威风。她胆怯了、犹豫了、慌乱了。她低下头，言不由衷地答道：“贫——下——中农呗。”

“再说一遍！到底是什么出身？”红卫兵瞪起眼睛。那双眼睛犀利而冷酷。眼角向上挑起，在太阳的照射下，释放着咄咄逼人的光芒，犹如照妖镜一般，穿透了撒谎者的五脏六腑。她于是颤抖起来，不光是心在颤抖，灵魂都在颤抖。

她颤抖着答道：“富——富农。”

这下兜了底。

红卫兵转身，质问瘫倒在地上的那位：“你——什么出身？”

“贫农啊！祖上三代贫雇农啊！世世代代的受苦人呐！”那人号叫着，喷出一肚子苦水。

于是，红卫兵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如下宣言：“同志们！革命群众们！红卫兵战友们！刚刚所发生的事件难道是一起普通的殴斗吗？非也！这是我们面前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一个富农，富农婆，竟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朗朗乾坤之下，悍然对一个贫下中农——我们亲爱的阶级兄弟下毒手，下毒脚！她的气焰何其嚣张？她在向谁挑战？她是向咱们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挑战！她代表的是她那个垂死挣扎的，每天每夜都梦想复辟的剥削阶级！她是阶级报复！”

“打倒剥削阶级！”

“打倒地富反坏右！”

“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群众中有人喊起口号，围观者一齐响应，群情激奋。口号声震天动地，足足震荡了十几分钟。

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悍妇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落水狗一样的富农婆。

富农婆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只见她披头散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睛流着泪，鼻子流着鼻涕和血，嘴里流着白沫儿。浑身上下都留下拳打脚踢的印记。她在竭力地诉说什么，但她的声音被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怒吼之中。到后来，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用眼神向人们力争辩解、苦苦求饶。她那飞扬跋扈的气势已然云消雾散，荡然无存。她已经不能站立，瘫在地上，被人们拖着、架着、拽着。这时的她，散发着一股善良的、诚实的、无助的、令人怜悯的气息。

同时，也在这十几分钟里，一个批斗会现场组织好了。人们从学校里搬来了桌子，墨水，剪子，红旗等。几十张桌子拼成一个大舞台，插上红旗。十几个男女武将自发地跳到台上，汇聚到主持人——英俊、威武的红卫兵的周围。主持人指指点点，一场批斗会就隆重地拉开序幕。

富农婆被三下五除二剃成“阴阳头”。一个“剃头匠”举着理发推子，严肃认真，从她脑门正中间开始，一推子推到底，露出白花花的一道头皮。一道青白的头皮把一团乌黑的头发分成左右两片。毛发顿时失去秩序，像野草一样杂乱无章、随风飘荡。一个“画匠”像创作一幅作品一样，用毛笔蘸着墨汁在她的脸上画圈，大圈套着小圈，画成阴曹地府里的三班衙役，又在她两只手背上画道，画成一付凶神恶煞般的魔爪。

她由人变成鬼，一个活鬼。

活鬼被架到台上，跪在台子的边缘。她的两只胳膊带动着脑袋和上体朝着地

面深深地俯冲下去，屁股也就朝着天空高高地耸立起来。激愤的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到台上，声讨这个反动富农婆倒行逆施的罪行。

.....

这时，会场已经人山人海。道路完全被阻断，交通完全瘫痪了，过往的车辆拥堵了好几公里，整条街道水泄不通。人们站到汽车顶上看热闹，喊口号，吹口哨，欢呼跳跃。

一辆救护车正巧被挤在拥堵的路面上，车顶上三色信号灯急促地闪耀，而它平素扣人心弦的警笛声被疯狂的人群发出的呼喊声淹没得无声无息。车上跳下一个中年人，哭丧着脸，双手合十，给大家鞠躬作揖，苦苦哀求大家让开一条活路，但无济于事。麻木的人们对阶级斗争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置若罔闻。

救护车里另外一个悲惨的故事在发生、发展着。

.....

批斗会进行了两个钟头终于有了结尾。主持人宣布：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彻底战胜了资本主义，革命群众擦亮了眼睛，阶级敌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他宣布批斗大会到此结束。

一名红卫兵女将一直站在富农婆的身后，就像受审的犯人身后站立的法警。她梳着两只“小刷子”，头戴男式军帽，穿着男式军服，扎着皮带，英姿飒爽。她的面目本来十分美丽，但却一直保持愤怒的表情，横眉立目，犹如京剧里的脸谱。当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时，她好像听见了法官最后那句义正词严的判决，于是，飞起一脚，朝着富农婆高高耸立的屁股上狠狠地踹去。活鬼犹如一只口袋，“咕咚”一声从台上翻滚落地。她嘴里、鼻孔里、眼睛里都流出了暗红色的血。暗红色的血浆与黑色的墨汁混合在一起，摊了一地。触目惊心。

活鬼变成了死鬼。

.....

曲终人散，批斗会的主持人和那些男女武将们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单位工作，哪个学校读书，哪个部队服役。但是，他们代表法律、道德、社会和政府判处了一个电车售票员的死刑。

无以计量的鲜血伴随无政府状态，整整流淌了两年。

第二个大事件是上山下乡。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68年运动里套着的运动。全国所有城市66届、67届、68届的高中生和初中毕业生全部都得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家家户户，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无一例外，势不可挡。

我是主动报名下乡的。我的同班同学“毛子”是被迫的。

毛子叫柯大伟。不过人们已经久久地忘记了他的名字，习惯于称呼他毛子。毛子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他的外祖母是俄罗斯人——一个避祸逃到中国的白俄钟表匠的女儿。毛子基本上是中国人的面孔，不过眼窝深陷，睫毛又粗又密又长，头发是黄色的，柔软细腻，弯弯曲曲。这是他外祖母的遗传，也是“毛子”之名的渊源。

毛子是独生子，他妈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卧床不起。毛子每次离开家，他妈就浑身疼痛难忍，毛子一回来，他妈的疼痛就立刻缓解。毛子身上带着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鲜花和医治风湿病的良药。

躺在床上的老太太完全是一副俄罗斯人的面孔，又白又胖，倔强而雍容，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里深深地隐藏着一生的秘密和苦难和不屈不挠的信念。她听到上山下乡的风声就拉着儿子的手，死活不放，足足耗了半个月。

毛子家成了那个时代的“钉子户”。

学校“革委会”和区“革委会”联合起来，决定将这颗钉子毫不留情地彻底拔出。他们组织了一彪人马在毛子家门口敲锣打鼓，昼夜不停，还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过去养儿防老望子成龙守家守业为根本

下联——现在养儿防修望子永红上山下乡是正道

横批——快走快走。

锣鼓声吵得四邻不安，毛子妈受到一片指责，声声入耳。他爸无奈之下，狠了狠心，把手奋力举起，然后又苍白无力地放下来，闷声闷气地做出最后的决定：“走吧！”

“天呐！”毛子妈发出一声由衷的哀鸣。

这声哀鸣是替1968年的中国发出的。

我主动报名下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左琳的鼓动。左琳比我大五岁，我们同在一所中学读书，但我是初中二年级而她是高中三年级。她爸跟我爸同在东北石油化工研究院工作。她爸是一位资深人士。她家和我家是近邻，并由近邻变成亲戚。

事情有点戏剧性。

她爸从北京调到哈尔滨，带着全家。我爸从西宁调到哈尔滨，带着全家。两位父亲的单位征用了一幢白俄的旧居，分配给我们两家住。这幢俄式住宅的原主人叫斯茅拉耶夫，一个俄国牙医。他一出门，街上的孩子们就兴奋起来，跟在他身后齐声叫喊：“拉个大死猫——拉个大死猫——”

大死猫因年事已高被他儿子接到芬兰定居了。这幢房子就成了我和左琳共同

的家。房子只有一个大门，进了门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客厅。客厅的左侧有一个门，通向两个大一点的房间，右侧有一个门通向两个小一点的房间。客厅靠门一侧有一个通道，通向一个用圆木搭成的厨房。因为她爸是资深人士，组织上把客厅和两间大房分配给她家，把两间小房分配给我家。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厨房很小，只能做饭不能用餐，两家人做好饭后就端回各自的房间去吃。这样，我家人进进出出，无论如何都得从她家的客厅走过。因此，我家对那间客厅虽然没有产权但却拥有无可争辩的使用权。

我们两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和平共处了10年。

就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小舅到我家住了三天。他是个战斗机飞行员。他到哈尔滨一个空军航校来接受一项新科目训练，训练结束后就请了三天假，来看望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经左琳家同意，飞行员就睡在客厅里。不料，仅仅三天，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爱上了左琳正在唸大学的大姐，并让对方也爱上了他。他非她不娶，她非他不嫁，山盟海誓、天荒地老，终于结成伉俪之好。

他们的婚姻改变了我们两家在辈分上的平等关系，至少是称呼的平等。仅我而言，我一直称左琳为姐，这下可好，左琳的姐姐竟然成了我舅妈。不过还好，左家都是豁达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恪守那些旧式礼数，在称呼上也没有为难我们。她爸并没有要求我对他的称呼由伯伯改为爷爷之类。一切依然如故。

左琳她爸喜欢我。有一次，他去波兰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年我还是小学生），带回一支玩具手枪，是特地带给我的。那只手抢的原理和质感跟运动会上使用的发令枪差不多。枪体铸造得光滑细腻，形状仿造布朗宁式，有真实感，能打纸炮，把一联纸炮插在击发槽里，一扣扳机，“啪”的一声，清脆悦耳。

我高兴极了，不但向她爸行礼致谢，还在她爸胡子拉碴的腮帮子上亲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贴近她爸。他那儒雅、深邃、高贵的头颅上散发着铅墨、烟草和药皂混为一体的味道。

她爸说要不是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他一定会把左琳配给我做媳妇。可是，左琳好像没有给我做媳妇的意愿，她对我不是哄骗就是训斥。有一次她在副食品商店买东西时多付了人家钱，她希望我能跟她一起去，把多付的钱找回来，可我不想干这事。她先是威胁我，说要揭发我打破了邻居家一块玻璃的事儿，之后又拿了一块水果糖拉拢我。

等我考上她那所中学后，情况有了变化。那所中学是全市最好的，很难考取。她原以为我只会舞刀弄枪的玩耍，不会用功读书。可事实证明：她想错了。于是，她渐渐地开始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我。而我对她的感觉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她是个出众的女性，眉目清秀，端端正正，白白净净，梳着不长不短的两只小辫儿，辫子分别搭在两幅肩膀上，让那副肩膀显得稳重而生动。稳重而生动的肩膀带动着匀称的身体，亭亭玉立。让人联想起青青的翠竹、潺潺的泉水。她戴着一副眼镜，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看到她，我就联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卓雅。

总而言之，她处处是我的榜样。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决上山下乡。她对我说上山下乡如何如何好，选择这条路如何如何正确。但后来我才明白：她实际上选择了逃避。她在逃避躁动、疯狂、错乱、打打杀杀的现实。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我跟左琳、毛子一起离开了哈尔滨，投奔一个叫做“汤河口农场”的地方。

那年我17岁，一米七二高的个子，体重却只有50公斤。

第二章

当太阳缓缓升起的时候，满载知青北上的火车停靠在东北边陲重镇佳木斯。

知青们像洪水一般倾泻而出。大家按照学校“革委会”颁发的派遣单寻找各自归宿。同时，迎接知青的各个农场代表也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举着标牌、横幅、旗帜，寻找各自的远方来客。

几经辗转，我们终于找到了汤河口农场前来接站的人和车。

接我们的人叫黄唤金，汤河口农场“革委会”的委员，是三结合班子中的造反派代表。

黄委员的个头不算小，但腰是弯的，腿也站不直。一